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七

文史通義外篇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立言有本

史學本於春秋專家著述本於官禮辭章泛應本於風詩天下之文盡於是矣子有雜家雜於衆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體不雜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史乘而有稗官小說專門著述而有語錄說部辭章泛應而有猥濫文集皆末流之弊也其中豈無可取然如

披沙檢金貴於精審否則沿流忘源汨其性而不可入德矣葢其人本無所得而矜才好名之習足以惑心術也

江都汪容甫工辭章而優於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爲縱横家學其源實出於風詩也引伸比興抑揚往復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諫諷諭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其爲功也大矣無如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聰明要於至當乃佳凡有餘之聰明必有所不足也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强言學問恆得其似而不得其是當世翕然稱之則狹之矣葢得其是者貴自得而難於投衆好之緣物貴則知自希千載若旦暮之遇也得其似者

掠光影而易於招聲氣之附也

汪氏晚年自定述學內外之篇余閱之而未見然逆知其必無當也葢其平日談經論史燦然可觀甚有出於名才宿學之所不及而求其宗本茫然未有所歸故曰聰明有餘識不足也散萬殊者爲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於學充文富而宗本尙未之聞猶聰明也定於一者爲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爲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媿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爲言不能答也葢與荒經

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於無當則一也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窶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闥以爲家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荒庫爲人守藏多財而不得主其財也窶子但指門闥內空而外亦不可恃也守藏全非己有譬之多寶無主孰爲之內孰爲之外哉

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爲內篇者首解參辰之義天文耶時令耶說文耶據說文解之次明三九之說文心耶筭術耶攷古耶言三與九之字義不可泥其言有得有失其攷有是有非別有辨論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時尙是趨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茍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

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爲內亦幷不可謂之外也而況本無著書之旨乎彼謂經傳小學其品尊嚴宜次爲內篇乎嗚呼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內外分篇蓋有經緯非如藝文著錄必甲經傳而乙丙子史也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攷之流亦田氏之中駟何以爲內篇哉古人著書凡內篇必立其言要旨外雜諸篇取與內篇之旨相爲經緯一書只如一篇無泛分內外之例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代畢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爲外篇以擬諸子可爲貌同而心異矣雖然此正汪之所長使不分心於著述固可進於專家之業也內其所外而外其所內識力闇

於內而名心騖於外也惜哉

或問舍學與文而言宗本與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又有力學攻文尙未有得而强言宗本三者皆無當於立言之道也然其優劣何如也答曰舍學與文而言宗本棄材也然亦無能惑人者也力學攻文未有得而强言宗本葢欲速成者也師友切磋使之遠名而趨實茍知辨僞體而有捌心斯進矣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終身不可入德也葢負其博學能文方自以爲道在是矣愈逞而去道愈遠是以終身不可入德也人必有損也而後可以受益有疑也而後可以徵信有危也而後可以求安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自必不知損不知疑不知

危而加以世好者眾才鋒足以奪人故也天益其疾矣

述學駁文

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余前有說矣今觀汪容甫述學乃謂男子三十不娶女子二十不嫁則奔者不禁所以恥民教民及時嫁娶非教民淫也猶之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又云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其說甚不安據汪所言經文當云於斯時也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奔者不禁方與積聚馬牛取之不詰

文法一例令不用令句在奔者不禁之下又以若無故
字轉其上文則奔者不禁不得預注無故不用令句文
義甚明且男女婚姻失時而即許淫奔雖衰世猶無其
法而周官有此法乎先儒謂奔指六禮未備此即所謂
不用令也於此時權許不備六禮其義可通於此時權
許淫奔則男過三十女過二十欲恥其父母何時不可
許而必待二月乎先王之政昏姻以時不聞淫奔以時
也且父母果知恥則男女淫奔恥已定矣非禁與不禁
所能損益與積聚牛馬取之不詰可作戒於後者其理
迥不相通何政教之足云有故雖不用令可也文指亦
不合三年之喪古今通義有故二十三而嫁正是令也

豈可謂不用令而僅免於罰歟如律令親喪丁憂解官法也又無故不許擅離官守亦法也今云無故擅離官守謂之犯法如父母喪雖犯法可也文理尚可通乎然則汪氏所解兩義皆不可通且父子無異財古之教也奔者既不禁矣又罰其父母則是兒女淫奔罰在父母仍是禁矣何不禁之有是以事理推之亦不可通非徒文義之不合也

柏舟之詩先儒所解未一女子未昏夫死守貞或以身殉故不見於經傳中古以後往往有之誠不免於賢知之過故律令不在旌典其有已然者有司上聞則破格旌之於是知　功令爲仁至而義盡也事不出於先王

典禮故旌典不立其名目然天性獨至各行心之所是豈必皆爲鶩名則憐其意而破格旌之亦所以樹清風也先儒議其非禮之正可矣謂其義之有乖名教則不可也按柏舟之義雖不可執觀於遷葬嫁殤之禁古者女子未昏守志亦有之矣雖曰禁令古今異宜遷葬今未嘗禁則嫁殤亦不能悉禁矣汪容甫引禮折之至斥之爲愚爲無耻比之爲狂易自謂維世教而不知有傷於名義也且其所引曾子問旣納幣有吉日女父母死一節執壻弗取而後嫁之一語以謂問名之後可以改嫁凡四而皆謂之禮則仍鄭注誤解先儒多辨正之汪必據鄭誤說以爲確義矯矣又事止一條而分壻女各

有父母爲四亦見其好爲駁雜惟取其說之富而不顧其理之安夫六禮已行三年喪畢而改已定之昏因天理人情所必無者而謂之禮無論鄭注誤解使鄭解不誤則此條當與周公踐阼同爲戴記之駁文豈可爲定論歟即引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夫子曰壻齊衰往弔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苟無夫妻之義男女可妄弔乎而汪反以爲不成夫婦之證何也又引婦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今不胖合强與同穴生稱來婦歿稱先妣可恥孰甚則亦不違於禮意矣遷祖祔姑皆封建宗廟之制廟見必待三月亦古封建廟制後世士大夫不世爵祿五廟三

廟之制大宗小宗之法不行神主或奉於寢三月廟見之禮亦廢婦未三月而死亦無歸葬女氏之事古今時異周孔復生亦必不盡強今以服古也卽如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後世亦不甚行若夫死亦如之則未婚之女齊衰往弔於未昏之夫而又別嫁於人天下必大駭怪矣是則先王制禮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堯舜不能復行於後世昏姻中之末節本不可悉繩之以古義況所引經記之文不必盡得聖人之意者乎若五倫大義夫婦等於君臣此說誠不可易但卽汪氏君臣之義解之其理亦不合也汪云仇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者也其君正命而

終雖近臣尤不死也若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爲狂易喪心之人矣此指女未昏而殉夫者也未昏殉夫誠不免過然指爲狂惑喪心汪氏幾喪心矣據其所引禮文推之未昏之女夫死義當齊衰而往弔矣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亦有齊衰之義乎據其所引禮文壻父母死女之父母待壻免喪而請壻弗取而後嫁就汪氏仍鄭說之誤而論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亦有三年弗仕之義乎以齊衰及三年待取之義同於齊楚魯衛之泛汪氏直本祭足妻云人盡夫也之語而立論也祭足妻言可以折貞女乎夫婦比於君臣是矣昏者爲已仕未昏同未仕也伯夷叔齊未嘗仕商而不食周粟孔子

仁之西皓未嘗仕秦而不爲漢出君子高之未昏守志雖非中道意亦近是而已何深責也又引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此說是矣若鍾建負我人事之變雖身許人亦無罪也至未昏之壻則固父母所許從父母之所許不得謂其自以身許也又曰女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歸氏之言刻而無理汪氏歎其婉而篤則吾不得而知也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爲其居常也惡其得爲而不爲也若壻已死非其不爲乃不得爲也果如歸氏之說則禮文不特親迎以前尚有同牢合巹諸文在昏禮者皆不可廢者也假如親迎女在途而壻父母死夫

子謂女改服深衣縞總以趨喪是已執婦道於夫家矣其同牢合巹之文醴婦享從者之儀彼喪中將行之乎抑不行也然則亦爲昏不如禮而同名於奔可乎歸氏之說何以異此汪又引歸說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此說亦有是有非安常處順歸說是也假而父母不道或鬻於娼或聘於叛逆賊盜亦將父母是聽乎或已聘之後悔盟而改慕富貴亦從之乎又何以解於不從亂命之說也未昏守貞於義自不合於中庸賢知之過則有之矣汪容甫謂過猶不及是將與淫濫失節一流等例之矣充其所論伯夷與盜跖無分也

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父母死一節至壻免喪女父母使人請壻弗取句而後嫁之盩證以魯人朝祥暮歌夫子以謂逾月則其善也之義可以明矣喪期有不敢過二十七月而免喪是也孝子之心嫌於即吉太速故於不爲限制之事嘗有所遲迴以致其意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謂其加人一等由是例之壻免喪女之父母使請禮也壻弗取弗遽取也即比御不入之意夫子逾月其善之旨也而後嫁之仍嫁是壻也不曰壻弗取而後取之推壻不忍遽取之義故從嫁之者起義其實嫁即取耳古人文指往往如此不可泥也若云壻棄盟不取則前此初喪致命已非其婦女家不必

待三年而後嫁也爲不知誰何之人守三年不嫁之義而又再嫁他人其不情無理與未昏守志豈可同日語哉而汪乃是此非彼其胸中是非取舍殆於別具肺腸矣如鄭氏說則男女之有父母者雖納采問名以後皆不保其必合者也且問名之壻誰無父母爲一壻守三年不嫁之期而又易壻後壻又如遭喪不幸至再至三可使年過三十不得嫁矣何云有故二十三而嫁也未昏守貞如謂好名則僻鄉陋巷其女未聞前人紀載功令表章之事而亦有感激殉身爲志守節者豈非秉彝之良出於天性是則本人心之所有非矯强而不情人心所有不可謂非禮文之所許也以謂於義無取則儘有撫孤立後昌大其宗繼絕舉廢爲功不小至於孀姑鰥舅年老無依得此而延年永祀又天理人情之所

推允今乃憤若不共戴天吾不解其說也

聖人過猶不及之言為學者求理失中言之如墨氏泛愛則太過楊氏為我則不及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皆不可於過與不及分優劣且中庸賢知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亦止言其失中則一非謂賢智與愚不肖同也林放問禮夫子告以與奢寧儉與易寧戚聖人豈以一失中和即無上中又次之別而槩貶之哉汪中以未昏守志謂過猶不及不知以不及指何如人也其胸次之黑白乃如是耶宜其有墨氏誣孔孟氏誣墨之詫論也

諸子之書多周官之舊典劉班敘九流之所出皆本古之官守是也古者治學未分官師合一故法具於官而

官守其書然世氏師傳講習討論則有具於書而不必盡於書者猶今官司掌故習見常行不必轉注傳授繁言曲解其一端也又有精微奧妙可意會而難以文字傳者猶今百司執事隱微利病惟親其事者知之而非文案簿書所具又一端也至於周末治學既分禮失官廢諸子思以其學用世莫不於人官物曲之中求其道而通之將以其道易天下而非欲以文辭見也故其所著之書則有官守舊文與夫相傳遺意雖不能無失然不可謂全無所受也故諸子之書雖極偏駁而其中實有先王政教之遺惟所存有多寡純駁之不同而其著書之旨則又各以私意爲之蓋不肯自爲一官一曲之

長而皆欲郎其一端以易天下故莊生謂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是也陋儒習於成說槩闢之爲異端非聖而置不足道世之涉學未深而好爲高論翻成說者則見其中亦有先生政教而因謂其指初不異於聖人如汪中之敘墨子至謂孔墨初不甚異墨子誣孔孟子誣墨等於諸子之相非則亦可謂好誕之至矣孔子未修春秋以前竝無諸子著書之事如其有之則夫子必從而討論不容絕不置於口也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類皆是後人撰輯非其本人之所自爲墨子生去孔子未遠其書未必出其手著其經言古奧難讀或其所傳古遺之書至入戰國之事則其徒相與附益

汪皆不能犂別而疑其時年亦未達於理矣漢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墨家有尹佚等六家之書皆在墨子以前前人疑爲古書夫春秋以前尙無諸子著書之事而厚誣商周之初有如衰世百家自於官守典章之外特著一書以傳世乎夫子信而好古商周之初有書可傳至於漢世而夫子曾不之知安在夫子之好學耶蓋道家有稱太公伊尹之言後人誤爲卽太公伊尹之書墨家有稱尹佚之言後人誤爲卽尹佚之書藝文敘次先後多有可議余於校讐通議嘗辨之矣而汪中敘六家爲墨氏淵源不其傎乎孫淵如謂墨出夏禮余已於淵如書辨之詳矣夏商典禮其損益者已入周官譬如伊洛

已入河流固無從分其源派其末嘗損益者守在子孫故孔子之於夏殷禮不求之於周官而求於杞宋之文獻也孔子既曰杞宋文獻不足證矣生孔子後者又能學於夏禮是誣世也而汪乃獨避其說是則好為高論而不切事情亦其惑也

述學有釋三九論三為數之加九為數之極古人以數之加累為三極多為九其字義不可拘執說甚明通利市三倍九牛一毛此例可推其次篇欲明古語不可執泥而廣引文法不可執者以見類例則如才人作賦好為敷張其實不煩如此費也其曰古語不與今同而約以兩例曰曲曰形容以膳不祭肺明其不殺為曲以豚肩不掩豆明儉

爲形容此等皆出史通摩擬雕龍形容諸篇六經三史殆於巧歷不能盡其數也然掞才摛藻作詞賦觀亦賫觸類未爲不可若謂此卽古語不同於今則確乎其不可矣無論今之文辭不遠於古卽俚俗方言可與汪氏所例曲與形容相比例者豈少也哉且如三字不可泥俗語三起三倒又可泥乎九字不可泥俗語十室九空又可泥乎至曲言俗語市語尤多如云六九七十二黃狗想陰地不曰狗畏熱而曰想陰地曲何如也形容亦然眉開十丈天下無一尺之面而有十丈之眉乎然則曲與形容今人之言可成鉅帙安在古語不與今同哉若論古人文辭之妙意會不可言傳者則余嘗欲倣文

心例搜爲專篇其例甚多亦不獨曲與形容兩例已也

大抵汪氏之文聰明有餘眞識不足觸隅皆悟大體茫然

淮南子洪保辨

淮南子洪保錢塘馮山公先生諱景所著解舂集中篇名也先生人品文名高視兩浙即解舂集文亦頗有卓然不朽之作然洪保之篇助閻徵君攻僞古文尚書中無所得而全務矜張誇詡類於趨風好名者之所爲不可爲訓豈先生少作而後人編次失刪除邪恐後生小子未能學先生之高致而惟以此類習於浮誇其害非淺今取其關文史者辨而正之期余通義有所發明不得不然非好辨也他則存而不論非余專門不敢强不

知以爲知也

淮南子洪保

古人著書標題命篇隨事爲名初無深意六經諸子莫不然也自讖緯矯誣釋老爭幟於是始有鉤命援神三洞三藏無數鉅名偉號相與眩惑此實不足而求耀於名理勢然也儒者著書平正通達是非得失爭於實而不爭於名何須故作大言駭流俗哉即如淮南子洪保五字矜張誇詡全非儒者氣象且於理亦不合也據云與閻氏合於淮南則當云淮南二子直稱爲淮南子敢問子爲誰

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

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譌今文尚書爲晚出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妥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洪保之名葢自擬於大禹障川周公兼夷驅獸孔孟以下能繼此者鮮矣如此標名讀者方將拭目以觀孔孟亟生六經再出爲千古開聾瞶矣及披閱其文不過因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中有商訂數條未及閻書百分之一且即此數條理多未愜其稍可者亦於閻書無甚損益存錄別簡以誌旁觀之一得尚嫌瑣也大書洪保而

自誇與閻其功且盛稱爲儒者莫大之學一似古文之僞自古無人能覺惟閻氏獨發其覆而閻又全賴山公與之倡和否則閻亦不能獨力致也嗚呼宋元以來先儒成說具在閻氏疏證與山公此書亦具在識者參互觀之山公之於僞古文書其辨證之功當居何等山公於閻氏之書其襄助之功當居何等必有知之者矣

孔安國止名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今不易橫隔二十八字於中間試思帝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卽遷書五帝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僞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帝紀於舜

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下即云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云云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㓹遷五帝紀尙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尙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大經史猶謂其不雅耶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跡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册又并舜典之首削而

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决也
欽哉之下愼徽五典之上横隔二十八字文義多不可
通閻氏之說已足此又取證遷書五帝紀中述帝典文
無此二十八字謂遷於此此處不嘗有所删例則轉不足
以服僞古文矣堯典欽明文思以下一十四字故出伏
生今文者也亦非言之不雅者也亦非塗廩穿井之比
不爲高文典册者也然遷史亦略而不載則史文增删
之間不足以折僞古文也明矣
二十八字之僞閻氏之辨盡矣山公猶以爲不足而務
欲有以加之於是取證遷史五帝紀文云云山公於是
乎不通於文理矣幸今二十八字固僞書耳設古經眞

有二十八字如今傳本史遷撰五帝紀屬文至此亦必
刪去而無疑也葢在僞書取冠篇首故用重華協帝諸
文摩倣欽明文思一十四字皆是包舉内外隱括生平
爲全篇綱紀體例當然無足怪也若史遷併二典文合
爲一紀則堯紀篇首堯典一十四字猶在可用不用之
閒尚且刪之此處敘事中閒忽入舜典篇首二十八字
似贊非贊似敘非敘不倫不類更復成何文理譬如徹
二屋材埴合造一屋則有一屋之規模矣勢不能於檐
霤之閒重施鴟吻宋廇之下再峙岑樓今議匠氏不當
缺舊有之鴟吻岑樓豈非傎邪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

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傳舜典舊有此奚以直至齊蕭鸞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莊子詆孔子處謂非莊子之言可也謂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蘇氏亦未深思耳後人雖妄無端作此意欲何爲葢爲莊周之學者所附益爾其人殆爲莊之學而未通乎莊之意但見莊之言多不與孔同趣遂謂可得而詆之耳非僞托也古人爲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如後世之私據也何僞托之有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汩作九共槀飫十一篇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汩作諸篇葢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此又閻氏之錯解也以後世紀傳之密擬尙書大經之要略則禹湯文武亦當補作典矣

史遷帝紀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尙書紀言者不同

尙書春秋文各有體是也截分紀事紀言則仍前人之誤而不察矣然先生旣知尙書春秋之文各有體則不當疑帝舜之稱在篇首也

馮子曰甚矣姚方興之二十八字陋且妄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卽欲横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於文祖之前世卽有明知其非眞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巽位正其終格於文祖而舜之卽位正其始於是焉攙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曷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愼徽五帝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

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此卽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僭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而非謨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竄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

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非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煬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

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歟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

人犯劫殺之罪而誣以探囊其人必不服也非劫殺輕而探囊重也爲失其實也故治獄得其實殺之而不怨不得其實笞之而不心折也僞古文之誣世害教如閻氏之所舉已足蔽其辜矣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謂其文理窒礙可也必謂舜未即位篇首不當稱稽古帝舜因罪其開僭亂之端魏晉六朝之陽禪陰篡皆本乎此則

莫須有之疑獄直欲坐人以反叛矣按曹丕篡漢在延康元年庚子歷三國晉宋至蕭齊建武四年丁丑相去二百二十八年姚方興始言得古本舜典於大航頭書多篇首二十八字其時猶未施行至隋開皇初始行於世則又近百年矣二三百年前之篡逆歸咎於二三百年後之僞書是昨日殺人而明日方造意也且二典之體實與後史本紀一例史漢於高祖未即位前本紀皆稱漢王未王之前則稱沛公未嘗不有等差而篇首則必稱高祖所以正其名而定全篇之主義也且承粵若稽古之文其總統全篇主義較後史本紀篇首尤爲莊嚴鄭重而顧怪其不當稱帝且謂緣此而生篡亂嗚呼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亂禍變不絕書三代以前亦有蚩尤之亂羿浞之篡弑豈盡文字所致哉儒者動擬孟子之拒楊墨比於禹周孔子遂以洪水猛獸一切凶惡歸於文字議論意所不慊之人直作爾汝字義用耳程朱陸王之末流交排互詆人亦莫識眞是非矣若僞古文尙書則加已敗之寇堂堂正正自足剷除正不必深文曲詆轉藉人以口舌翻覺不近情也

前人謂宋人執泥一飯不忘君之說穿鑿以注杜詩杜詩無心之山水花鳥觸處皆成譏切遂開東坡詩獄之禍按文字之禍漢已有之然穿鑿文致不必理解則宋人實甚此言不得爲苛刻也今山公因惡古文之僞不

復平心察理而於篇首文法所必應具之帝舜二字無故坐以篡逆首謀而甚其詞於洪水猛獸在山公不過取便位置已功上同禹周耳非甚有深仇疾怨不與共戴者也然二十八字不過造僞實非關篡逆也山公此種苛刻議論足開駕辭砌款挾仇誣告之端所關非細故也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愼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

非僞撰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按史紀堯舜二紀通篇皆無帝字與前三紀異然堯則首句猶稱帝堯舜則首句亦無帝字此正史遷搠例不免疏略之故非有義例可解說也乃僞古文旣受求全之毁史記又蒙此不虞之譽眞有幸有不幸哉

五帝紀每帝首句皆揭帝字惟舜獨無帝字實史遷之疏略山公無端生其歎贊曷卽史遷十二本紀凡例觀之以後紀例之則高祖孝文紀中未卽位時固稱漢王代王而篇首未嘗不稱高祖與孝文皇帝也藉曰後世之例非所論於上古則開端皇黃帝篇首已稱帝矣而中閒又敘神農世衰諸侯侵暴軒轅習用干戈則與帝

舜未即位前何異何以在黃帝則可稱帝而虞舜獨不可乎且紀文之中如黃帝阪泉未勝止稱軒轅阪泉既勝以後乃稱黃帝則舜於未即位前紀文自當止稱虞舜既即位後何以直至終篇不見帝舜之稱且堯則篇首稱帝而紀文亦無帝堯之稱蓋史遷刱造之初不能如後人之詳密無容深責可耳乃全然不顧古今史法及本書前後義例一味盲誇贊謂非僞古文所夢見正恐造僞古文者有知轉笑先生如夢耳

閻公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即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即謂論語之傳

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景按金仁山氏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亂耳

閻氏之言未爲大失惟不當稱十三經當仍以六經分部耳孟子爲論語傳便不可訓論語孝經爾雅皆傳也孟子從論語部而同稱爲傳可矣班固名標六藝而書分九類最爲知所原本蒸有附經之傳有離經之傳論語孝經爾雅蒸離經之傳故别出部次而分類爲九然傳究不可混經故標題仍稱六藝也此則閻氏所未知也若山公引金仁山言而附會周官經六篇爲眞古文

尙書周官篇之傳則沿閻氏之失而更甚矣山公方引
朱子之言以周官爲事之綱目諸目之外當別有傳今
又以官經爲傳是傳下之傳經上之經支離糾葛將何
底止夫文有彼此相參書有詳略互證此古今之常理
必以經傳之說銖銖作解則周官內史掌書王命是眞
古文尙書周官篇又周官經之傳也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是尙書全經亦周官經之傳也然則充山公之說
諸書互相經傳將如兵家六奇八陣互相制勝者歟
太史公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
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先生謂此皆在秦
未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非也秦燔詩書

獨末皤周史記按漢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乃知周史記亦名周書趙良蔡澤所引葢皆史記之周書也

自司馬以前史記爲史籍載記之總名猶後世之稱史策爾並無專取一書名爲史記者也故史遷謂史記放失杜預稱春秋爲魯史記無定名也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即今逸周書也班固自注爲周史記劉向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然則尙書無論百篇內外皆得稱周史記不必云周史記亦名周書又別出史記之周書若截然有兩種也

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名讀法其法

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

見景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

山公此論幾於癡絕若如此分別經傳將岱岳聚書滄海量蠡盈天地間莫非周官傳矣且如六藝之易不過太卜所掌三易之一耳詩歸太師書存外史禮樂春秋各有職司他如保章天文職方地理兵農百家巫祝九流何一非周官之傳哉見藝文著錄區區四篇撰情度理豈容如許書策而山公乃如讀法之文車徒之戰必詳於此四篇中豈幸其篇亡而轉藉爲無盡之藏耶

卽以周官而論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全書皆太宰職之傳矣且太史亦掌建邦之六典則雖太宰諸職又太

史職之傳矣司會司書俱掌邦之六典則太宰太史諸職又司會之傳司會又與太宰諸職同爲司書之傳祇一六卿聯事則三百六十之職無不互相經傳矣昔周公以六典致太平今如山公之言官職經傳先已棼如亂麻安在其能治天下哉劉向比肩揚雄接踵不能較此等經傳也

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須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臝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

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樂歌自在經詩非隨樂俱亡九夏之類先儒解亦不一
要不以論樂經也樂經自是有節奏而無文辭易以亡
耳夫子之言自當敬誦然虛言實事各有當也取語魯
太師樂一節輕視大司樂章然則讀伯魚趨庭一節可
廢詩禮二經矣夫子生民未有孺婦所知但學者推求
正須切於實事否則元之又元聖人不過一神天之通
號何益於人世乎有如一咳唾而備四時之氣一旋便
而關天下之安一動而可備百王片言而可該萬典宋
元以來不少此種推崇夫子亦人情耳聞之果愜於心
否

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蓋不知聖賢之實務以空言相高往往入於飄渺元虛翻覺不近情也動謂夫子賢過堯舜百王曾不足當孔孟之一吷六經亦不敵語孟之片言加年一章可以蔽易無邪一語可以廢詩鐘鼓玉帛可埽禮樂知我罪我可廢春秋武成取二三策可以無書此等見解必至太極歸於無極不容一字留於人間咸陽之焚不如是之甚也或問此亦未見諦證何知宋人必如是耶答曰見於孟子集注之序說也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此言必有所受今觀七篇之書則誠然也而程子乃以仕止久速定孟子之長易詩亡然後春秋作定孟子之長於春秋尹氏因言趙氏

僅謂長於詩書豈知孟子直是空言爭勝不復顧事理矣今尊始作翕如一節爲樂之經而謂大司樂之經文不足當之其言如出一轍夫尊論說經籍之言而可輕經籍則存藝文一序而百千萬卷可以付一炬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誠恐人以生知天縱之言矯誣失實不憚言之諄諄宋人視古視述視好視求皆蔑如也

假古題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撰著哉自漢以來已有之按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云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黃帝君臣

十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景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必多采用之神農二十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薄似依托也景頗疑今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采用之鬻子說十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景頗疑仲虺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

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卽有此等撰著至於如是之多以僞亂眞爲晚出古文觴矢其源遠矣其流毒長矣匪匪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虞溥之學誥顏延之之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之周書補亡三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么麼者爾

古人有依附之筆有旁託之言有僞撰之書有雜擬之文攷古之士當分別觀之依附之筆門人弟子爲其學者輾轉附益或得其遺或失其旨或離其宗各抒其所見也旁託之言諸子著書因寄所托標其風旨有所稱引人卽傳爲其人自著如墨者著書稱述晏子人傳爲

晏子書儒者著書稱魏文侯入傳爲文侯書是也藝文所著諸子九流劉班注謂似依托者多不出此二種皆非有心於造僞也僞撰之書後世求書懸賞姦人慕賞造僞與上二種不同雜擬之文則始於文人托興寓意其後詞科取士因以命題古人所無斷始於六朝非惟與僞造不同亦與前二種迥不類也山公於古人著述不甚曉析源流故比而同之不知僞古文才高學富遠出山公之上穿穴典籍窮幽極遠劉班明指爲淺陋依托著書彼時亦未必具存即存亦必不以爲依據已經爲人指斥而猶據之雖愚不至此也至僞五子歌必取於僞禹書僞伊訓太甲必取僞伊尹說是造僞夯者必

須用盜跖之楮墨邪噫以此論古窒滯多矣

闍先生謂元鳥詩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嗚呼何其謬也詩三百篇其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我以不我與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樂郊樂郊鳲鳩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為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

漢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時繹思此可見質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尙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卽以商頌徵之那固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敢其卒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豈惟待問
即辨駁之文何獨不然書有大誤自當詳辨而博議之
其小誤失祇須隨文檢正無煩軒然起大波也閻氏謂
天命元鳥詩中易商爲殷文字宜然閻氏葢謂文字承
用義同文異臨文變易以化拘攣如中庸郊社之禮禘
嘗之義文異意同大誥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休吉同
義變文便誦此類甚多不可勝舉閻氏以此推之於義
未爲大失惟此等變文謂之文字有然則可必謂宜然
反不得不然則幸而殷商二字可以互文設當夏周止
有一字將以何字易之辨者但當發明此意不三數言
足矣今乃置其本意於不論而反舉詩之重句疊韻以

證閻說之非夫生商與殷十二句商殷互文並不在押韻處又非全句犯重山公泛引毛詩重句疊韻侈其富有何異攻天文者泛引地理書以侈便富邪且此等詩篇童子能誦舉以明例三數條足矣今乃累牘連篇徧引童子所誦習者以誇富有則萑澤之蒲可勝暨邪夫錙銖得失故鑿高深以矜論鋒目前經傳連篇鈔撮以誇便腹雖所論甚當君子猶病其淺陋況所論非其質乎

山公文雖成家學似未富其於閻氏之書不能有所損益審矣而閻屢稱之特喜其附和耳不知彼欲藉以爲名則肆論之際更不計閻爲何許人矣如此條所論似

閻氏生平尚不識古詩之有重韻疊句其與目不識丁一流相去有幾

末論蘇氏韓文公廟碑詩首三句疊用三雲字蘇氏本屬無心讀去亦不甚窒口於義自無傷也必謂疊用三雲字爲有心且美其辭曰愈疊愈古轉似不用此三疊字必不可者正如別本唐詩於崔顥題黃鶴樓開首必疊三黃鶴字流俗相與矜奇詫絕乃謂壓倒李白全在此等處者同一庸陋之見

君子之學貴關風氣而不貴趨風氣也葢既曰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諧衆以爲低昂不復有性情之自得矣古文尚書之僞自宋迄今六百餘年先

儒歷有指駁已如水落石出至閻氏而專門攻辨不遺餘力攻古文者至此可以無遺憾矣譬如已斃之虎雖奮挺搏之不足爲勇況搏之不以其道前人所已盡之說而務欲有以加之則不免轉授人以罅隙又如追窮寇者反遭背水之回戈而致敗也昔者毎怪毛西河氏無端撰尙書古文冤辭恃其才雄學富言之成理究不足以爲公是也亦何樂乎爲之今觀山公諸篇非深文太過則言之不關款要高自矜詡義襲取名而於經學初無所入意當時趨風氣者大率如是毛氏不免有激以至此耳因知古今是非祇欲其平不欲其過自來門戶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質如是皆隨聲附和者之求

加不已而激至於反也古文之案本可置不問矣必欲加功莫如取閻氏書刊其蕪雜剔其不中肯綮與過甚之言抑亦可以爲其次矣蓋閻氏之書深沈博奥用力精堅實能制僞古文之死命雖以毛西河之强辭雄辨不能奪人心之公何須更爲烏獲喝闞方成勇乎惟大醕之中不無小疵附和之徒不知藥石之愛而轉爲美疢之加則反爲全書玷缺而貽黨古文者以口舌也陶朱公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非特賈術然也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君子經世之學但當相弊而救其偏轉不重初起之是非謂既入風氣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實也然則洪保諸書不但附贅懸疣直是趨風

氣而反爲風氣之罪人矣嗚呼趨風氣者豈特洪保而已哉

論文辨僞

大人君子將以身繫天下之望好惡不可不愼也得一君子而天下未即蒙其利失一小人而流毒足以禍世矣毒既被於世矣而君子猶曰取其適吾意耳噫取人而求適其意其弊何所不至哉朱竹君石君兩先生一代人文之望然善善不能惡惡則不免有累夫江湖清客以俳優伎倆逢迎貴顯於義原無大傷如某甲者混廁清流妄言文學附會經傳以聖言爲導慾宣淫之具蠱惑年少敗壞風俗人心眞名教中之蟊賊非僅清客

之謂也石庵相公官江寧時欲法誅之可謂知所務矣
而竹君先生爲解脫之遂令術逢顯要登高而呼號召
無知士女凡可以敗人倫而傷風化者無所不爲竹君
先生天性坦易平日固多汰許之病石君先生似近方
嚴然亦嘗與此人書問往來余疑問之則云狎客耳何
遽不容噫賢者如此況他人乎昔李穆堂書傳鐙錄後
以爲士大夫退老林泉好與釋子往還其徒往往借名
引重如李習之白樂天蘇子瞻黃山谷等皆表表人倫
之望乃被彼家錄爲法嗣亦可恨矣雖衲子無忌憚然
亦諸公有以招致之也余謂二先生之狎弄某甲亦猶
是也偶於坊間見賣某甲尺牘因取閱之則其書中如

評論女色爲人相妾關說陰訟爲妓求情爲要路購古
玩爲貴人品食味以及納人婢妾而報先孕復收逃妾
而謝珠還種種不堪汙目不堪對人之事津津如道佳
勝是其恥心久喪較陳繼儒李漁一流可謂況愈下矣
乃彼不自度量是何人物有靦面目僭言學問文章噫
學問文章豈爲若輩設乎其閒如夢如囈如瘈如狂一
切不可理解情喩之言姑未遑數內有與人一書言杭
州見朱侍郎石君蒙其推許謂古文有十弊惟某甲能
埽而空之某問其目則曰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一也
俳辭偶語學六朝靡曼二也記序不知體裁傳誌如寫
帳簿三也優孟衣冠摩仿秦漢四也謹守八家空套不

思自出心裁五也餖飣成語死氣滿紙六也措辭率易頗類應酬尺牘七也窘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無味且受不住一箇大題目八也平弱敷衍襲時文調九也鉤章棘句艱深文其淺陋十也某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驚問則曰徵書數典瑣屑零星譔以注疏爲古文一也馳騁雜亂自夸氣力甘作麤才二也尚有難識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覺大笑噫小人而無恥一至此乎石君先生初爲古文嘗就正於其兄平日論文未嘗與竹君先生有歧昔者竹君先生視學安徽幕中有妄人出某甲門下者戞戞自詡

同列無不鄙之其人出某甲爲乃父所撰墓誌矜示於人余時未識某甲行徑一見其文遽生厭惡指摘其文紕繆其人怫然竹君先生解之陰謂余曰流俗習弊已久豈可以吾輩法度繩之則朱氏論文必無許可某甲之說石君先生爲文初不自名惟平日不輕許可亦未嘗執繩尺以裁量時人某甲所述古文十弊之說不知何來大指陰剿李穆堂古文辭禁而增飾以似是之非石君先生斷不出此意者竹君先生嘗舉李穆堂與方望溪爭辨古文義例多右李說石君先生或偶舉李氏辭禁以證時弊未必爲稱詡某甲而設而某甲生平最喜緣飾附會藉人揚己集中大半空中樓閣烏有子虛

歷有明證又不特此簡爲然也石君先生不幸失人失言遂爲若輩所污則君子辭色豈可輕易假人奈何不自愛也十弊之說後生易惑余爲詳析辨之小人肺肝何嘗不如揭哉一曰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其說出於李氏李氏言是而某甲誤會其說則不可通也李氏蓋曰宋人語錄喜用俚俗字句如彼此二字自可用也必曰這箇那的又如何如是二語自可用也必曰怎的恁地故其引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若宋人之語錄無論理之悖否辭之鄙亦甚矣古文禁用語錄蓋謂此也某甲附會其說以爲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夫談論心性即不可爲古文則孔子性近習遠孟子與告子公

都諸辨皆不可爲文而六經强半嘗删卻矣且文字苟非犯李氏所指鄙俚字句即似宋人語錄又何傷乎某甲如鍼之眼止知推八家古文然八家首韓韓之五原何嘗不論心性何嘗不可入語錄乎其不通一也二曰俳辭偶語學六朝靡曼此說亦出李氏李氏言是而某甲誤會其說又不可通也李氏蓋禁四六綺語以謂六朝浮靡之風入於古文令人不辨作何許語如故鄉之稱必曰桑梓兄弟之名易以壎篪凡如此類名義混淆有失清眞之體爾某甲附會其說以爲俳辭偶語不可以爲古文夫苟非庾隱增減有礙稱謂名義則六經之中尚多俳辭偶語豈曰俳偶即靡曼乎余著文史通義

有通體長併以比例者或以體近時文爲譏余謂此人正坐有一成式古文在其胸中怪人不似之耳邵二雲曰胸有奇偏雙單之見者豈可與論古文眞知言哉某甲本不知文而偏又習知文家似是而非之說宜其拾人牙慧而又失所指其不通二也三曰記序不知體裁傳誌如寫帳簿此條直是無謂如不知事小兒強勉作老成語愈顯其不知事也體裁專爲記序帳簿特防傳誌此趙普之上下半部論語分捌守也借曰互文見義則體裁帳簿兩不相應令人何所法戒即以帳簿而論文法千變萬化惟其是爾固有似帳簿而失體裁者亦有似帳簿而得體裁者且體裁既非一端可盡帳簿亦

非全當諱避不知體裁之弊甚多又非有得有失之帳簿可以一概其言上不黏天下不著地不知意欲云何噫如此伎倆尙欲抵掌論文不知世閒有羞恥事矣其不通三也四曰優孟衣冠摹仿秦漢此自明嘉靖後王李歸唐分爭門戸早有此說今則三家村塾蒙師舌爛口臭久矣此猶矜作𢬍義大可哂也然李穆堂之辭禁則猶及之葢以王李摹古倂攻後世官名地名皆同於古實於事理猶窒至今作者尙多犯此故李氏諄諄戒也某甲不知其所以然但戒摹仿秦漢夫於文理無礙雖仿秦漢何傷不揣本而齊末其不通四也五曰謹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此說與上條秦漢一例皆爲似

是之非文非有得於中發而爲不得已之言皆空套也
何論秦漢唐宋某某甲卽其人也彼方以自出心裁爲訓
不知某甲之所謂自出心裁正空套之尤也某甲與人
論文大戒文章須有關係又云天下關係前人俱已說
盡今人斷不能出古人之外此等議論重見複出是其
生心發見原以文章爲敷衍應酬之用矣試問旣無關
係又不能出古人之外文之質旣喪矣又如何能不入
空套終其身於空套之中而反以譏人正如酗酒甚者
必自辨其飮不醉耳其不通五也六曰餖飣成語死氣
滿紙此又上不黏天下不著地無謂之甚者也成語有
當用者有不當用者豈可概以餖飣爲戒氣之死生關

乎義之充餒非可立爲成格教人爲趨避也凡論文者必有指實然後學者有轍可循從未有矜情客氣矯作官樣堂評而能使人法戒者也間有名流爲縣觀風課文旣集生徒將題品矣適有公事委其衙官攝之衙官初不識字升堂作莊論曰文章無他佳則可佳不佳則不足佳耳此笑令也若此所云其殆不佳則不足佳歟其不通六也七曰措辭率易頗類尺牘應酬此亦本李氏說而失之也蓋彼以謂辭命之與敘述稱謂各有所宜不可牽混耳尺牘亦有義例非取率易爲也某甲誤自以爲率易不知古人臨文並無必當率易之事其不通七也八曰窘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無

味且當不佳一大題目此條不倫不類無一語連貫無一字明白夫論文者大有淵源細有派別顯有體裁義例微有心術性情未有論邊幅者論及邊幅則已論所不必論矣既曰窘於邊幅又如何謂之有文無章文章二字見於禮注清赤白黑是其本義後代借爲屬辭之稱則省章言文而章義已包未聞章字可别出而與文互相爲有無者既無章矣又安得尚有文乎既有有文無章勢必又有有章無文者矣其義又何如也此四字爲何已不自貫若接上文尤不可通若夫枯木寒鴉乃景光譬況之語可以指定篇章評一文之意境而不可立爲規例以裁量羣文且有文無章如何又似枯木寒

鴉枯木寒鴉畫家以布景物亦非淡而無味已上類數語既已各不相攝若云不能當大題目其勢尤風馬牛此條措語如摶散沙譬之鵲啾鼠唧在彼雖有意謂難以人意譯之不特不可言通亦且無從議不通也惟時文平弱餖飣艱深二條則近似矣然出老生常談盡人所知毋庸拾餘唾也十條殆無一言可取至彼所益三言則尤無理也一云徵書數典瑣屑零星誤以注疏爲古文某甲讖詭小才畏人稱道經術如妖狐懼見閃電藏身無地故平日疾此道如仇讐積畏生忌遂思先發制人自以爲黠不知正其愚也夫文亦各有體耳徵書數典豈可爲病漢廷奏議强半皆經術也諸史志傳議

禮議刑大經大法廟堂經綸政要皆藉經傳注疏爲豐
年也無端坐以瑣屑零星此乃某甲吠日吠雪之言何
能傷日雪哉注疏不可爲古文是本草不可入方劑也
今之治經學者或不能爲文工於文者或不本於經術
某甲所指之文余蕲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彼乃反爲
厲戒眞小人之尤哉一可誅也二云駝髎雜亂自誇氣
力甘作麤才此卽某甲之本色也蓋某甲未聞大道而
小有才故除卻一切邪說淫辭狂惑喪心文字其自命
通人而妄稱著作者或剿襲前人而掩其面貌或矯誣
飾僞以張其聲名駝髎雜亂猝難辨詰小人而竊君子
器矣然由君子觀之則肺肝如見二可誅也其云寫篆

隸字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此則明議竹君先生葢先生中年好以篆法行於楷書自是一時癖性原不可訓然亦未嘗有害名義存而不論可矣某甲論字以此爲議可也論文而議其作字是品酒而譏及瓶罍辨珠而訾其篋櫝矣然則千古流傳載籍某甲何從而一一攷其當日刀錐摹畫之善否耶此尤小人谿刻不情之明徵也且是時竹君先生下世石君先生君子人也焉有對君子而以谿刻不情之說妄議其死兄而且誣其弟之隨和者乎其可誅三也雖然小人何尤君子自失愼爾嗚呼石庵相國其有古大臣之風烈歟

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原續

章七

史學例議上

史學例議不知何人所撰其說雖甚膚淺聞見亦不免猥陋然持議尚不失先民矩度以朱子綱目謂朱子巾箱自便之書非爲著作而又未成稿其擬之春秋而筆削襃貶乃是尹起莘輩推尊太過之弊尤爲善於解紛惟以司馬遷本紀謂本非編年之體因舉秦紀之類世家項紀之類列傳以見紀傳不過分別君臣尊卑非若春秋經傳之例又云果用春秋經傳之例則不應於本紀云事具某傳此則所見全非太史遷以十二本紀隱法春秋一書之中再三致意余別有專篇討論甚詳茲不具論且本紀又曰春秋考紀班氏因之劉歆著其說

於春秋部次如何不以春秋經傳之例同觀且其所舉秦項之紀及紀文中有事具某傳等語乃是搠始之書法度未能晝一世家列傳標目著例皆有不齊又豈可一一强爲之解乎至於本紀之載詔令自是搠始之書不能晝一體例之故乃謂兩漢詔令温雅又出人主親裁故班馬宜書於紀後代詔書不宜廣收入紀此尤不明義理之言其意將以史家所錄詔令等於蕭統選文何其陋邪如云人主親裁故應入紀則周書入誥之文多出周公之手亦非成王親裁便當删乎惟是本紀止宜取法春秋若兼載詔令是尙書與春秋合而爲一於例不純不如散著志傳爲合如別有漢魏尙書之類專

錄詔誥章疏則自應博收以準古之書體可爾至於歐
陽名賢何可輕議但其五代史記實無足矜蓋歐陽命
意則云筆削折衷春秋而文章規仿司馬其說甚得其
似而非其是也蓋筆削自當折衷春秋而歐陽所見之
春秋乃是村荒學究之春秋講義非左國經緯賈詁杜
解之春秋文章自當規仿司馬而歐陽所見之司馬乃
是俗師小儒之史記評選而非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
司馬故習經生決科之文者往往推尊新五代史不難
祧班而直接史遷何知陳范以其臭味本相近也今某
子自命著作而亦為流俗所惑佩服新五代史何歟但
歐陽之病在逐文字而略於事實其有佳處則本紀筆

削深得春秋法度實馬班以來所不能及此其質於尹師魯氏而有得者較之列傳標題之誤法春秋相去遠矣今某子乃反稱其列傳書事能簡本紀書事不免於鬱眞不可解春秋去三傳而但見春王正月之書其鬱更何如耶又紀傳不過分別尊卑並不以紀編年乃浦起龍評史通語其言本不甚確不知某君何以取之

史學例議下

例議緣起篇敘古者史書之所由興以謂古者有史官而無史書歷敘周官五史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文書以貳六官小史掌侯國記錄之事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王命贊書是太史小史

所掌卽如近世閣部之文書檔案與內外揭帖章奏而內史外史御史所掌卽如科鈔閣鈔與翰林中書所撰誥敕皆非薈萃詮次勒爲史書因歷引玉藻左右史及前代起居注辨論甚詳以實其古有史官而無史書之說至推史官所起則云侯國上於王朝而掌於小史者必綴集成書此後世史有成書之所起也某君之於史事蓋嘗究心而所論往往不出前人規範緣所得本不甚深也首篇之論緣起則欲探入深微似有見古人無意文章之旨而不善體會求之太過轉謬於事理矣原其立說非有他義祇爲周官五史不見有如後世修史之分別纂修總裁校閱諸官職名因謂古人無史書也

敢於糾正則有委巷小說流俗傳奇每於篇之將終必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此誠搢紳先生鄙棄弗道者矣而推原所受何非事具某篇之作俑歟史以紀事者也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詳具某年之句人知無是理也馬班紀傳正文遽曰詳具某人之傳何以異乎然杜氏之治左也於事之先見者注曰爲某年某事張本於事之後出者注曰事見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則屬辭既無扞格而覈事又易周詳斯無憾矣馬班未見杜氏治左之例而爲是不得已後人益亦知所變通歟

史以紀事者也紀傳紀年區分類別皆期於事有當而已矣今於紀傳之史取其事見某傳互見某篇之類以其系入正文隔閡屬辭義例因而改爲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於史之得以稱事而無憾猶未盡也一朝大事不過數端紀傳名篇動逾百十不特傳文互涉抑且表志載記無不牽連逐篇散注不過便人隨事依檢至於大綱要領觀者茫然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富而於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故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爲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注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編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

義未有加於此也
紀傳之最古者如馬班陳氏各有心裁家學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牽如馬之老莊申韓班之霍金元后陳之夏侯諸曹之類春秋微隱難以貌求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耳目爲微文所蔽而事迹亦隱而不章矣
紀傳之次焉者如晉隋新唐之書雖不出於一手人並效其所長全書不免牴牾分篇各有其篇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固其道矣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同異因分手而殊而載筆亦歧而離合矣
紀傳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詰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不有別

錄以總其綱則手目窮於卷帙之繁而篇次亦混而難致矣

夫別錄不特挈紀傳之要而且救紀傳之窮蓋史遷㸃例非不知紀傳分篇事多散著特其書自成家詳略互見讀者循熟其文未嘗不可因此而識彼也降而晉隋降而宋元史家幾忘書爲紀事而作紀表志傳將以經緯一朝之事而直視爲科舉程式胥吏案牘所謂不得不然之律令而已矣誠得以事爲綱而紀表志傳之與事相貫者各注於別錄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載筆之士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於馬班之家學歟

馬班篇敘之法亡而後史乃於篇首爲目錄劉知幾之譏范史也謂其列傳題目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然如劉氏所譏則必書盡馬班家學人皆裴應專攻然後約舉篇名首尾可挹則范之繁注誠多事矣否則史傳浩繁端緒難究昔項羽言書足以記姓名言其麤也今書具而求其姓名博雅之儒猶且難竟則別編目錄而加以子注實後史之不得不然者也

人至數千卷盈累百目錄子注可以備尋檢而不能得其要領讀之者知所苦也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

而稍從類別區分以爲人物之表焉則列傳之繁不勝取可以從併省者殆過半而猶未已矣此說別有專篇表以緯之別錄以經之紀傳之末流浸至於横溢非是經緯以爲之隄防焉未有以善其後也

紀傳苦於篇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於相濟而已矣

紀傳之初蓋分編年之事實而區之以類者也類則事有適從而尋求便易故相沿不廢而紀傳一體遂超編年而爲史氏之大宗焉今之編年則又合紀傳之類從而齊之以年者也春秋經世編年實史之正體而世以

紀傳爲大宗葢取門類分而學者知所倫別耳旣合紀傳爲編年而徇編年者遂忘其倫別何以異於嘗酒而忘黍麴歟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鄭氏以綸爲論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則撰述之事固取經緯相宣以顯其義者也故散者欲其聯而和者欲其節凡以言乎其經綸也杜氏之治左氏春秋也集解隨文以經之釋例別類以綸之春秋經世之旨若杜氏其庶幾乎杜氏生馬班之後而左氏實爲編年之大宗集解之書葢以編年之法治編年釋例之書則以紀傳之意治編年者也後世注通鑑與詮綱目者皆以集解爲宗而不知有釋例之區別

比如有經而無綸烏能爲組織哉

杜氏釋例之書今不得其全矣其篇第之可見者乃有世族公子諸篇聯其屬系則諸表之道究其始終則列傳之目也又有地名盟會之篇覈其壤域則書志爲部別以內外則載記所分也杜氏未嘗求合於紀傳而攻治既深其意自近於紀傳殆猶縱經不可無橫緯勢自有所必至耳

紀傳神明多得尙書之遺如馬班諸家折衷六藝成一家言往往以意命篇不爲常例後人不達微言或反以爲譏耳必如元氏科錄則流而爲類書之摘比胥吏之簿籍布密殆如算子不得法外之微意矣至如東觀以

後集眾修書則又不可無繩準也是則同一紀傳亦有區分微言爲著書之宗旨類例爲治書之成法固各有其當也

今爲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將相節鎭卿尹臺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爲始某年爲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於兩國聘盟兩國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繫事隸名是又於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爲終始者則於

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於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其有更歷數朝倣其意而推之可也必以每帝爲篇而不總括全代者春秋分紀十二傳亦從而分焉林氏諸國興廢亦隨代而著錄取其近而易覈義較前人爲長爾

編年之史能徑而不能曲凡人與事之有年可紀有事相觸者雖細如芥子必書其無言可紀與無事相值者雖鉅如泰山不得載也左氏春秋之記夫子且不如鄭僑晉肸之詳其勢然也是故以編年之法治紀傳則有餘以紀傳之例治編年則類例不能無所缺矣儒林列女之篇文苑隱逸之類紀傳之所必具而編年不必皆

有其人別錄但當據其有者而著之不能取其無者而補之此則一書自有其義例毋庸強編年以全同於紀傳也

班氏古今人表人皆詬之其實不可厚非此別有專論此非班氏所能自爲疑出漢世春秋經師相爲授受意亦劉向世本之屬也班氏多傳劉學故裁取以入史耳史以記事事皆人之所爲則人名乃史學要刪也項羽未見史遷列傳卽曰書足以記姓名由是推之古人爲春秋之學者必有名字之書人表殆其遺也自名氏之書不得其傳而史策棼其難治編年紀傳交受其累者也別錄之作豈得已歟

史以記人記事而言辭亦未嘗不詳也編年之史多錄詔誥章奏問及書牘文檄猶必與事相關不重翰藻至於紀傳之史則辭賦雜文浩如煙海別錄區人與事豈於言辭無所取歟是當摘取篇名別爲凡目自成一類殿於諸類之後以見本末兼該之旨也

別錄之名倣於劉向乃是取七略之書部撮其篇目條其得失錄而奏上之書以其別於本書故曰別錄今用其名以治紀傳編年二家之史亦曰別錄非劉氏之旨也蓋諸家之史自有篇卷目錄冠於其首以標其次第今爲提綱挈領次於本書目錄之後別爲一錄使與本書目錄相爲經緯斯謂之別錄云爾蓋與劉氏之書同

名而異用者也

章氏遺書卷七終

嘉業堂刊